



先知·沙与沫
纪伯伦诗文集

〔黎巴嫩〕纪伯伦 著
冰 心 译

译林出版社

*Kahlil
Gibran*



先知·沙与沫
纪伯伦诗文集

[黎巴嫩] 纪伯伦 著
冰 心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先知·沙与沫：纪伯伦诗文集/(黎巴嫩) 纪伯伦著；冰心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5.10

ISBN 978-7-5447-5737-9

I. ①先… II. ①纪… ②冰… III. ①散文诗—诗集—黎巴嫩—现代 IV. ①I378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99444号

书 名 先知·沙与沫：纪伯伦诗文集
作 者 [黎巴嫩] 纪伯伦
译 者 冰 心
责任编辑 韩继坤
特约编辑 宗珊珊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毫米 1/48
印 张 4.25
字 数 70千字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737-9
定 价 2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《先知》序

纪伯伦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。十二岁时到过美国，两年后又回到东方，进了贝鲁特的阿希马大学。

一九〇三年，他又到美国，住了五年，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。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，同时漫游了欧洲，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，在那里久住。

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，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。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，如《疯人》(*The Madman*, 1918年)、《先驱者》(*The Forerunner*, 1920年)、《先知》(*The Prophet*, 1923年)、《人子的耶稣》(*Jesus the Son of Man*, 1928年)等，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出版。《先知》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。

关于作者的生平，我所知道的，只是这些了。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；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，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这本书，《先知》，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读到的，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，予我以极深的印象！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我曾请我的“习作”班同学分段译。以后不知怎样，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。一九三〇年三月，病榻无聊，又把它重看了一遍，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，于是我逐段翻译了。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，逐日在天津《益世报》文学副刊发表。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，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。

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。我感到许多困难，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译，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。我自信我还尽力，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，译定之后，我仍有无限的犹疑。

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，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。

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三日

冰 心

我为什么翻译《先知》和《吉檀迦利》

我只懂一门外文——英文，还不精通。因此轻易不敢做翻译工作，尤其译诗。我虽然也译过一两本国王和总统的诗，那都是“上头”给我的任务，我只好努力而为。至于我自己喜爱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，而翻译出来的书，只有两本，那就是《先知》和《吉檀迦利》！

一九三〇年母亲逝世之后，我病了一场，病榻无聊，把从前爱读的、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的散文诗《先知》重读一遍。纪伯伦从小饱经忧患，到处漂流，最后在美国定居。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作品，都已被译成十八种各国文字。以后他又用英文写了许多作品，而这本《先知》是被世界的读者们称为他的代表作的。

我那时觉得有喷溢的欲望，愿意让不会读原文的读者，也能享受我读这本书时的欣悦、景仰和伤感。

《先知》的好处，是作者以纯洁美丽的诗的语

言，说出了境界高超、眼光远大、既深奥又平凡的处世为人的道理。译来觉得又容易又顺利，又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。

一九五五年，我又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“献诗”——《吉檀迦利》。大异于纪伯伦的身世，泰戈尔是诞生于“歌鸟之巢”的“王子”，从他欢乐的心境中，他热爱了周围的一切。他用使人目眩心摇的绚烂美丽的诗的语言，来歌唱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和人类。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“歌鸟”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，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，奔走了好长的道路！

我从来不敢重译，但是这两位诗人的这两本书，都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。我知道我的译文，只能汲取了大海中的一滴，但只此一滴，我也愿贡献给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们，来分享我译诗时的“辛苦”和享受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

冰 心

纪伯伦的《先知》和《沙与沫》

卡里·纪伯伦 (Kahlil Gibran) 是著名的黎巴嫩作家。他自幼就受到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，并从中汲取了营养。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同时，他拓宽了自己的视野，克服了自己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。他着眼于东方，也注视西方。他希冀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东方，改造东方，警策西方，改造西方。他集哲学、文学、艺术于一身，不仅擅长小说、绘画，而且精于散文诗，而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。他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特才华使他跻身于世界文坛。

纪伯伦 1883 年 1 月 6 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山城布舍里一个属于马龙派的基督教家庭。父亲是牧民，母亲是基督教马龙派一个神父的女儿。纪伯伦八岁时，父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当局逮捕，关进监狱。九岁时，他被一块坠落的山石打断了肩胛骨，几个月后，肩伤虽愈，但右臂始终衰弱。他的儿童时代是在黎巴嫩的北方山村贝什里度过的，那里有

高山、流水和苍翠的雪松，绮丽的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性格。1895年9月（纪伯伦12岁那年），由于贫困所迫，母亲卡米拉不得不带着纪伯伦和哥哥布特罗斯、妹妹马利亚娜及萨尔塔娜举家前往美国波士顿谋生。

1895年9月，纪伯伦考入一所为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。他的一位女教师发现他有绘画天赋，遂将其介绍给波士顿著名诗人和艺术活动家法尔德·荷兰德·戴。戴鼓励他为一些书籍设计封面，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。三年后（1898年），他的亲人们坚持把他送回祖国学习阿拉伯文，他在黎巴嫩住了两年半。冬天在贝鲁特希克玛（睿智）学校学习阿拉伯民族语言和文化，夏季则在故乡布舍里同黎巴嫩诗人兼医生萨里姆·哈纳·塔希尔一起生活。这段时间里，他曾在学校办的《奋起》杂志上发表习作，同时仍与波士顿的戴保持联系，继续为他们画封面。1902年4月初，在完成学业后，他重返美国波士顿。他的妹妹萨尔塔娜却在几天前（4月4日）死于肺病。次年，哥哥和母亲亦由于贫病交加相继病故（1903年3月12日和1903年6月8日）。

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的三位亲人——小妹妹、

哥哥和母亲相继去世，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终生难愈的创伤，再加上生活的重负，使他在物质上也受到不小的压力。就在这种背景下，他开始发表散文和散文诗，倾诉他的哀怨和憧憬。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抒情散文《音乐短章》（一译《乐曲》，1905年）。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音乐的热爱，探讨了东方音乐的深邃意蕴，并提出了对东方音乐欣赏的看法。

纪伯伦的创作生涯始于散文诗，但在后来几年里，他却埋头于小说创作。1906年，他的第一部小说集《草原新娘》问世，接着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叛逆的灵魂》（1907年）和中篇小说《折断的翅膀》（1911年）。《折断的翅膀》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。小说的主人公萨勒玛是“古老的东方女性的代表”，也是“受凌辱民族的象征”。作品把主人公的不幸和整个民族、和东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从而突出了它的社会意义。

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纪伯伦又回到散文诗的创作。散文诗原来就是他熟悉和喜欢的文学创作形式，对他来说，这也是驾轻就熟的事。1908年至1910年，他曾去巴黎留学，曾游历罗马、布鲁塞尔

和伦敦，广泛地吸收欧洲文化艺术的成果。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期间，他在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指导下学画，也进一步了解了18至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和画家布莱克的作品。罗丹和他艺术界的朋友们十分欣赏这位年轻的黎巴嫩诗人和艺术家，称他为20世纪的威廉·布莱克。1910年，他的作品《秋》在巴黎传统的春季绘画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银质奖章。他受到德国哲学家、诗人尼采（1844—1900）的影响，在读了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之后，他不但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共鸣，而且对其文学形式也产生了浓厚兴趣，这也促进了他的散文诗创作。

纪伯伦的散文诗想象丰富，感情深挚，富于哲理，韵味隽永。纪伯伦的诗歌作品比散文作品的内容更广泛，他超越了对具体时弊的激愤和控诉，而转向对人生世事的理性思考。他的诗作自始至终贯穿着爱与美的主题，在对大自然的讴歌中抒发了对自由、理想、爱情与美的渴望；对人生经历的描绘中无不蕴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探索。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集《先知》《沙与沫》就是这类散文诗的代表作。

他的诗作大都是汇集在正式出版的诗集中，它们是：

《泪与笑》（1913年）、《疯人》（1918年）、《先驱者》（1920年）、《暴风集》（1920年）、《珍趣篇》（1923年）、《先知》（1923年）、《沙与沫》（1926年）、《人子的耶稣》（1928年）、《流浪者》（1932年）和《先知园》（1933年）。

纪伯伦最早的一部散文诗合集《泪与笑》是诗人对“爱与美”的赞颂，也是诗人发自内心的“泪与笑”的呼唤。他号召徘徊在各派宗教的十字路口的人们“把美当作宗教，把美当作神崇拜”，因为“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”。在这部诗集出版以后，纪伯伦以往痛苦愤怒的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，他开始对社会、生活更加深入地思索。他说，“那个于痛苦、抱怨、喊叫中度过的岁月已经逝去”，“写作《泪与笑》的青年已经死去，埋葬在梦幻的山谷”。作者认为这些充满“哀叹、倾诉、哭泣”的早期诗作，是“不成熟的果实”，为此感到“愧怍不安”。

《暴风集》和《珍趣篇》是最具有社会批判性和民族自省精神的作品。他抨击那些充满“奴性”的人们，把他们视为“活尸”，他要做时代的“掘

墓人”，把这些“活尸”统统埋掉。他要东方的“医生”拿起手术刀，根除东方顽疾的病灶，要东方的“病夫”不要讳疾忌医。

他要人们打破一切偶像，做自己的“主”，做时代的“巨人”，而不要做“坟墓中的居民”，满足于在“黑夜”中生活。他讴歌“革命”，呼唤“暴风雨”，指出“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，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；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，谁就会默默而亡”。纪伯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，在创作主题和风格上有较大的改变。如果说他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散文诗，突出了社会和民族改造意识，那么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，则强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哲理性的思考。

《疯人》和《先驱者》两部诗集有荒诞与讽刺的特点，如把摘去面具、赤裸于阳光下的人视为“疯人”，断肢、缺臂的人却被认为是“健全”的人。《先知》是一部哲理性甚强的抒情诗集，凝聚了纪伯伦的全部心血，是他创作的顶峰，引人注目。这部作品在纪伯伦心中酝酿了十几年。在他母亲生前，他就用阿拉伯文写成。母亲肯定了这部作品，但认

为要出版尚需要进一步加工。五年后，纪伯伦又重写这部作品，但仍感不足，最后还是全部推翻。20年代初，纪伯伦用英文写出。经过多次修改，终于实现了“写就一本小书”的宏愿。他把《先知》看作“第二次降生”，表达了使他“成为站在太阳面前一个自由人的唯一思想”。

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名叫“亚墨斯达法”（一译“艾勒·穆斯塔法”）的智者。他正准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，就在他依依惜别的时刻，一位对他抱有诚信的女子“爱尔美差”来到殿前广场，向作别的智者表达最诚挚的祝愿，请他“讲说真理”。于是智者开始回答送行者的提问。这些问题涉及“生和死中间的一切”，人生和社会的26个方面——爱与憎、美与丑、善与恶、罚与罪、工作与逸乐、理性与热情、法律与自由、婚姻与友谊、教育与宗教……他要把人类的“真我”披露给人们。

在《先知》中，这位智者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。纪伯伦认为“爱不占有，也不被占有”。这种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、和谐、相互尊重，它包括男女纯洁的爱情。在智者要“归回他生长的

岛上去”的字里行间就隐含着一种对故乡的深沉的爱，引申开来，就是一种对祖国的爱。这种爱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，如热爱工作。他把爱工作与爱生命等同起来了。智者说“在你劳动不息的时候，你确实爱了生命”（《先知·工作》）。爱成了纪伯伦生活理想的追求。

纪伯伦渴望美。他认为“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”，“只有在美中才有光明”。他把美视为“宗教”“圣殿”和“主神”。“美神”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。但他也指出，如果不去探求，人们也就不会发现美和认识美。在《先知·美》中，他借主人公的口向世人发问：“你们到处追求美，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，引导着你之外，你如何能找到她呢？”纪伯伦在这里想告诉人们，美虽然是目标，但也是道路和向导。人们必须遵循美指引的道路，才能到达目的地，才能找到美。对于美，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纪伯伦认为，八个人的八种不同需求，没有涉及真正的美，他们只是谈论各自“那未曾满足的需要”：受伤者需要仁爱，忧苦者需要温柔，守夜者盼望着曙光，劳作者盼望着日落，阻雪者向往着春天，炎夏挥镰者向往着秋收季节的

到来。纪伯伦认为，“美不是一种需要，只是一种欢乐”，欲望的满足并不等于美，美好似“发焰的心，陶醉的灵魂”。显然，这是一种精神美，要远远超出欲望的满足。

纪伯伦对物欲、剥削、压迫、暴力的社会极端厌恶。他离群索居，就是渴望内心的精神自由。他认为“真正的自由”意味着“人性的升华”，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，“我”要做自己的“上帝”，而上帝便是“那种淳朴的纯洁的精神力量”，当人接近这种完美时，“人性”升华为“神性”。他的这一思想和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，在《先知·自由》一篇中表现得十分清晰。在纪伯伦看来，自由的实现，不仅仅是不公正法律的废除，不仅仅是暴君的打倒，还是人类精神上的解放。这首先要人们去挣脱奴性锁链的束缚，才能“向着阳光行走”，实现“神性”，实现自由。纪伯伦的这种观点，曾经激励过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青年。

在《先知·罪与罚》中，纪伯伦希望人类摆脱“侏儒”和“洞穴”的原始生活，发展“人性”，朝着“神性”进步。他要人们用“理性”做指导，扬起“热情”的风帆，向生命的“无穷性”行进。这

位“先知”在登船之际，告诉前来求教的人们，“哲人们曾来过，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。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”，“我不过用言语说出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”（《先知·言别》）。他把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告诉世人，唤醒那些失落困惑的、被奴役的灵魂，教他们享受智慧之果，勇于向更高境界攀登。

《先知》还表现了万物统一和生命超越的主题思想。纪伯伦认为，人类要实现生命的“永恒”，要超越死亡。但是，人类对生活的追求还应包含对自我的超越，超越小我去实现包容全人类的“大我”，这也为对生活的追求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含义。

《先知》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诗集，纪伯伦在诗集中收入了他的九幅绘画作品。他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作品是以插图形式出现的。从《疯人》《行列》开始，他发表的作品差不多都有插画。这些插画一般都与作品主题有关，但每张画又是相对独立的。如《先知》中的最后一幅题为《创造的手》的绘画，一只手掌占据了整个画面，手掌中心有一只睁开的顾视的眼睛。在手的周围是由重叠勾连的羽翅组成的圆形风圈，这只手好似就陷在飞旋的飓风的包围之中。在羽翼周围是云雾，外面又有一个大弧圈，